

这里,因文字而充满魅力

儿时,我曾去过一次杜甫草堂,因为太小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,只能忆起当时是夏天,园中一片绿色。冬日,我再度随父母回到家乡游览杜甫草堂,我盼望着这次能揭开杜甫这位“诗圣”神秘而朦胧的面纱。

成都冬天的风有些寒凉,我顺着泉水走向竹林深处,寻找着草堂的踪迹。竹林尽头是一片敞亮的小院,几座小房子映入我的眼帘。黄土垒成的茅草屋看上去有些破败。一旁的导游说这是修整复原后的场景,我将手抵在有些冰冷的墙壁上,沉默地望着屋内,想到一千多年前,杜甫就是在这样的屋内写下自己一篇又一篇诗作。恍惚间,我似是看到一位白发苍苍、面容憔悴的老者伏案执笔,因刺骨的寒风而捂着发痛的关节,却仍咬紧牙关写下“安得广厦千万

陈乐雅 浙江省慈溪市上林中学八(5)班

爸爸打开门,大步跨出门外,又回头拉起我的手,带我走进阅读的世界。我一呼吸到这个世界清新的空气,眼界开阔起来,心情也变得舒爽。爸爸爱读书,家里的书多到不可收拾。书房里原先摆着一张床,爸爸睡在里面,两面墙都是书架,可后来书越来越多,床上桌子上,都摆满了书。客厅也有几排书架,角落的一张大桌子上也满是书,因为那儿晒不到太阳。爸爸爱读书,也经常写点文章。我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书,比如在沙发垫的底下,那准是不小心掉下去的。比如在卫生间的纸巾盒上,那一定是为了打发上厕所的时间。欧阳修说他读书在马上、枕上、厕上,爸爸也差不多。

爷爷总嘀咕:“买那么多书什么用?”我小时候也对爸爸嗜书成癖的行为十分不解,但我喜欢看爸爸去书房找书。书房的灯偏暖色,使得里面暖洋洋的,似乎书也带着暖意,书堆里有个黑色的蓬乱脑袋,四处翻来去找,最后总能抱着一堆书出来。那准是他又有了一个新题目,把相关的书给找了出来。我问他:“这么多书,你怎么总能找到要找的书?”爸爸仿佛没听到我说话,过一会儿他才慢慢说:“之前读过,也没乱放,当然很清楚在哪里,再说都是按类别、按内容放的。”

我也长大了,有了自己的房间,爸爸为我布置了一个小书架,白白净净的,一开始没什么书。爸爸在他的书房里搜来一些适合我看的,又陆续购进了许多,在成长的日子里不断将它填满、刷新。我有一段时间很痴迷神话、寓言和童话,于是书架上的三个格子分别被它们占领了。翻得最多的两本,一本是《希腊神话》,翻页处都有点被手汗沾湿的痕迹;另一本《变形记》,绿色的封面都有些发白,像长满绒毛的叶片。

我记得那时候的班队课轮到我讲,主题是儿童节。爸爸要求不要太死板,发散开去,讲点大家不知道的。我就讲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儿童生活,主要内容来自普鲁塔克的《希腊罗马名人传》,他是欧洲的司马迁。我尝试了一下,把斯巴达的教育等方面的内容,作了细致的准备。待到我讲授的那天,底下同学一改往常那种聆听朗读发言稿而精神不振的样子,我很高兴地同大家分享我在阅读中获得的知识。原来,这不是神话,而是真实的历史记录,是人类过往的生活!我很高兴同学们能在我的讲述中收益,阅读的作用也不是只对自己了,而是有一种发现和分享的乐趣。

还有最近一两年,有一次老师给出了一份语文提升素养的阅读书目。爸爸很容易在自己家里找出了其中七八成的书,当然他给出的书,还不仅限于书目,又发散开了不少。甚至他自己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《通过知识获得解放》,发在了新民晚报《夜光杯》上,内容当然是关于我的书目,以及他对阅读的理解。

爸爸对我的教育,总是润物细无声的,不动声色地让我自己主动去探索,去获取。爸爸带我走进了阅读的世界,教会我如何独自一人汲取人类的智慧。在适当的时候,我也总是喜欢分享我的阅读所得,带领更多的人走进书籍世界。阅读,真的只有走近你,才知道。

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,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”。不错,这里仅仅是一处破败的茅屋,但我所看到的是那心怀天下,哪怕身处绝境也宁愿让天下百姓得到幸福的,刻下一行行“诗史”的不朽灵魂。

活在人们口中的杜甫,常常留下的是“忧国忧民”短短四字的虚影。如今的我终于有所明白,仕途不顺、一路颠沛、曾站在泰山之巅写下“一览众山小”的他,见过大唐的盛世、感受过何为“歌舞升平”,当面对“安史之乱”留下的满目疮痍,当看到从屋顶落到床头的雨丝,当悲痛地抚摸着儿子那冰冷的尸体时,这样一个不屈而伟大的灵魂在奋力呐喊。在《石壕吏》中,他用“无声之言”控诉着命运的不公,同情着那些在这破碎世道中遭受苦难的普通百姓。

姓。在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,他以心系天下的寒士之言高呼着,而他自己却从不需要怜悯,哪怕他的生活也已是“岌岌可危”。伴着脑海中不断冲击心脏的文字,我眺望着历史另一端的那位老人,我想告诉他:您的愿景已成为现实,而您曾经住过的这座小小茅屋,也承载起传唱千年的文字中永不会消逝的中华魅力。

小小的竹林,小小的茅屋,因那位心系天下苍生的诗圣而闻名,因刺入灵魂的文字而触动人心,成为世界永垂不朽的记忆。岁月流逝,那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离开这座茅屋后,立于一叶轻舟之上,顺江东去。在无垠的历史长河中,他虽只留下点点涟漪,但却点亮了一盏名为“担当”的明灯,直指道路的远方。杜甫草堂,你因文字而充满魅力。



向煜珩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四(3)班

方寸之间

最近,我们“阳光小队”穿过梧桐掩映的校园,来到思源湖畔的程及美术馆参观“绚丽方寸——邮票上的西方500年美术史”展览。湖光潋滟,倒映着白色建筑,像一只停泊在知识岸边的白鸽。

一进展厅,我们就坠入了西方美术的时光隧道。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艺术,五百年的名画全都“住”进了一枚枚小小的邮票里。我们就像翻看了一本厚厚的、会发光的“世界美术名片册”。

达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很有名,邮票上的她只有指甲盖那么大,但那神秘的微笑依然温柔。梵高的《向日葵》,邮票上的金黄就像阳光凝成的碎片,仿佛能闻到葵花的香气。最让我“走不动路”的,是一组“会动的邮票”——莫奈的《睡莲》,邮票上的莲叶和湖水被印成了细细的线条,居然在流动,好像真的看到了波光粼粼的池塘。

沿着旋转楼梯上到二楼,画风一下子“酷”了起来。毕加索的《梦》变成邮票后,人脸被分割成几何图形,却依然能感受到一份宁静的梦。而华裔画家赵无极先生的《抽象画》邮票最让我震撼——他的画像是把东方的水墨和西方的油彩一起泼向了天空,朦胧中,既有山川的呼吸,也有星云的旋转。方寸之间,我好像真的触摸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脉搏。

妈妈说邮票是“微型的百科全书”,今天我信了。这一枚枚“方寸”,不仅是穿越时空的船票,更是握在手心里的美术馆。它们告诉我:美可以很大,也可以很小;可以很远,也可以很近。傍晚离开时,思源湖的风轻轻吹来,我的小背包里好像装下了一个关于美的万花筒。只要好奇地转动,就能看见绚丽的美好世界。

少年与时光

我其实挺害怕天空掉下来会砸死我,就像小时候躺在床上看着吊灯,坐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下的电风扇,一样,老担心会出意外。我常希望冒次险,让我飞到天上去,看一看这个世界,万一真的很好看呢?我走在斑马线上,能够从摩天大楼的玻璃里看见自己的脸;变形得厉害,拜托哎,我都丑了十五年了,无所谓了。我还想着万一遭到了意外,把我扔到蚂蚁群就是了,最好是小区保安亭的那棵树下,它被台风吹倒了,我看它也挺可怜的,去陪陪它。我想去看看爷爷,我说的话也许会让他心一笑,可在半年前他就失去大惊失色的能力了,哪怕天空现在立刻就对着他脑袋砸下来,不偏不倚地砸在他的后脑勺上,它也不会有任何表情了。很想能听到他一句:“关我啥事。”可惜,不会有这种奇迹了,爷爷再也不认得我,也不会说话。

我继续在红绿灯下走着,任由脑子里的想法被折成纸飞机在灰天白云里乱飞。

慕语涵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初三(7)班

谢汶欣 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浦东实验高中高三(2)班

抬起头,望见蓝色的天幕上嵌着一轮金光灿灿的太阳,一片白云像碧海上的孤帆在晴空飘游。我走出小院,微风拂面,伴我走在山中的曲折小道上。清风吹来,我走进山里,到处是鸟鸣。它们守着这座山,守过了四季更迭,山不再寂寞。

路过一条小溪,边上有座亭子,花儿簇拥着它。远处朦胧胧像是仙境。我在小溪边,幻想自己是仙侠小说里的女主,挥舞着长剑。水的清凉吸人鼻中,舒服极了。微风吹来,水面上泛起朵朵浪花,奏出一支乐曲,悦耳动听,我享受着大自然的音乐。

角落处有座靠着山壁的楼梯,我一级一级向上爬去,抚摸着山壁,上面的枝藤似无限向上蔓延,好似没有终点,就像我现在走的楼梯,不知何处是尽头。走着走着,我慢慢停下脚步,不再向前行走,唯有藤蔓还在不断向上蔓延,生长。

到了山顶,我累得气喘吁吁,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地面,似乎要散发出全部的热量。没有遮挡物,我的整个身子暴露在阳光下,它晒红了我的脸,让我不敢乱动。远处有棵大树,我赶紧冲到大树下。向外延伸的庞大树枝,像一把大伞,完美地遮住了刺眼的阳光,空气也变得清凉。我合上双眼,贪婪地靠在这棵树上,试图将自己与大树融为一体。树干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滚烫,反而有些冰凉。能在这遇到它,或许是种缘分,或许是巧合,或许是命中注定。树为人们遮挡暴雨的袭击。树总是在默默保护着人们,却没有人能保护它。而它似乎很享受这一切。清风徐来,吹动着我的发丝和树叶,树叶沙沙作响,远处的鸟儿在发出余音袅袅的叫声,合在一起像一首催眠曲。渐渐地,脸上的红晕褪去,我舒服地进入梦乡。

醒来已是傍晚,太阳低低的挂在天上,周围散发出橘红色的火光,云岭上掠过一群归鸟,我知道我该回家了。走在回家的路上,落日的余晖给我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金色的面纱。晚风微微吹拂我的脸庞,我静静地享受这惬意的瞬间,和残余的美丽……

李思悦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阳光第五小学二(4)班

那天放学回家,我刚放下书包,就看见妈妈扶着腰坐在沙发上,眉头皱成了小疙瘩。原来妈妈打扫卫生时不小心扭到了腰,连站起来都费劲。

我想起老师说过“孝在于质实,不在于饰貌”,以前都是妈妈围着我转,给我做饭、梳头发,现在该我来照顾她了。我先给妈妈倒了杯温热水,又搬来小板凳,学着妈妈平时给我揉背的样子,小手攥成拳头,轻轻给她按揉腰部。妈妈笑着说:“我们家悦悦的小手还挺有劲儿。”可我看她眼睛里亮晶晶的,像是藏着小星星。

晚饭时间到了,我翻出冰箱里的西红柿和鸡蛋,系上妈妈的小围裙忙了起来。磕鸡蛋时,蛋液溅到了我衣服上,切西红柿时也差点切到手,可我咬着牙没喊痛。当一碗冒着热气的西红柿鸡蛋面端到妈妈面前时,妈妈尝了一口,一把把我搂进怀里说:“我的孩子真的长大了。”

那一刻,我看着妈妈笑眯眯的样子,突然懂了,长大不是长高了、换牙了,而是学会心疼家人,能为家里做些小事。就像古诗里说的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,妈妈的爱像暖暖的阳光,我也要做一棵小小的草,用自己的方式暖一暖她。